

光緒山西通志

鄉賢錄六

錄二之六

山西通志弟百二十一

賜進士出身頭品頂戴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提督軍務臣張煦奉  
旨監修

隋 唐 武德至景雲

王頴字景彥太原祁人僧辨子少倣儻有文武幹局僧辨留  
頴荊州後爲周師所陷因入關聞陳武帝殺僧辨號痛而絕  
食頃乃蘇哭不絕聲常布衣蔬食藉藁而卧周明帝嘉之召  
授右侍上士累遷漢中太守尋拜儀同三司隋開皇初以平  
蠻功加開府封地邱縣公獻取陳之策上召見言畢獻欬上  
爲改容及伐陳頴自請行率兵數百人從韓擒虎先鋒夜濟  
力戰被傷夢有人授藥比痛而瘡不痛時人以爲孝感及陳  
滅頴密召父士卒千餘人對之涕泣其間壯士曰郎君將爲

霸先早死不得手刃之邪請發其邱隴頌頓頌陳謝額盡流血答曰墳塋甚大恐一宵發掘不及尸更至明朝事乃彰露諸人請具鍬鍤於是夜發其陵剖棺見陳武鬚皆不落其本出自骨中頌遂焚骨取灰投水飲之既而自縛歸罪上曰王頌亦孝義之道何忍罪之舍不問錄功將加柱國賜物五千段頌固辭曰臣緣國威靈得雪怨恥本心徇私非是爲國所加官賞終不敢當從之拜代州刺史甚有惠政卒於齊州刺史

王韶字子相太原晉陽人居京兆祖諳原州刺史父諒韶幼而方雅好奇節有識者異之周以軍功賜爵昌樂縣公隋初進項城郡公邑二千戶轉靈州刺史加大將軍晉王廣鎮并州除行臺右僕射賜綵五百匹韶性剛直王甚憚之每事諮

詢不致違法度韶嘗出檢行長城王穿地起三山韶還自鎖  
而諫王謝卽罷之高祖嘉歎賜金百兩及後宮四人伐陳爲  
元帥府司馬至壽陽與高潁支度軍機無所擁滯及克金陵  
韶卽鎮焉晉王班師留防邊石頭委以後事歲餘徵還高祖  
曰晉王以幼稚出藩遂能克平吳越綏靜江湖子相之力也  
進柱國賜奴婢三百人縣絹五千段開皇十一年幸并州以  
其稱職特加勞勉嘗謂韶曰自朕至此公鬚髮漸白無乃憂  
勞所致柱石之望唯在於公努力勉之韶辭謝上勞而遣之  
秦王俊爲并州總管仍爲長史歲餘馳驛入京勞卒年六十  
八高祖惜之謂秦王使者曰語爾王我前令子相緩來如何  
乃遣馳驛殺我子相言甚悽愴使有司立宅曰往者何用宅  
爲但以表我深心耳命取子相封事數十紙傳示羣臣曰其

直言匡正裨益甚多吾每披尋未嘗釋手大業初追贈司徒  
尙書令靈幽等十州刺史魏國公子士隆嗣士隆略知書計  
便弓馬慷慨有父風官備身將軍改封耿公數令討擊山賊  
往往克捷越王侗時率數千兵自江淮而至憂憤卒以上太原府  
趙綽河東人性質直剛毅周初爲天官府史以恭謹恪勤擢  
授夏官府下士稍以明幹見知父艱哀毀骨立時稱其孝累  
轉中士高祖爲丞相知其清正引爲錄事參軍尋歷大夫從  
擊叛蠻以功拜儀同賜物千段隋初授大理丞處法平允考  
績連最轉大理正尋遷尙書都官侍郎轉刑部侍郎治梁士  
彥等獄賜物三百段奴婢十口馬二十四匹每有奏獻正色保  
然上嘉之漸見親重時議重治盜法綽諫曰陛下行堯舜之  
道多存寬宥况律者天下之大信其可失乎納之遷大理少

卿蕭摩訶子世略作亂摩訶當從坐上赦之綽固諫不可上  
不能奪命綽退食綽曰臣奏獄未決不敢退朝上曰大理其  
爲朕特赦摩訶也因命左右釋之刑部侍郎辛亶以衣緋禪  
議辟綽曰據法不當死臣不敢奉詔上曰卿惜辛亶而不自  
惜也命執綽綽曰陛下甯可殺臣不得殺辛亶至朝堂上使  
人曰竟何如對曰執法一心不敢惜死乃釋亶明日謝綽勞  
勉之賜物三百段二人在市以惡錢易好者議辟綽諫曰此  
人坐當杖殺之非法上曰不關卿事綽曰陛下不以臣愚暗  
置在法司豈得不關臣事上曰撼大木不動者當退對曰臣  
望感天心何論動木上復曰啜羹者熱則置之綽拜益前詞  
之不肯退上遂入治書侍御史柳彧復上奏切諫上乃止上  
以綽誠直每引入閣中卽呼坐評論得失前後賞賜萬計後

進開府贈其父爲蔡州刺史時與大理卿薛胄俱名平恕仁壽中卒年六十三上爲之流涕中使弔祭鴻臚監護喪事二子元方元襲

陳孝意河東人大業初爲魯郡司法書佐號廉平太守蘇威嘗欲殺一囚固諫不許因解衣請先受死良久威意解謝而遣之漸加禮敬及威爲納言奏孝意侍御史父憂去居喪過禮有白鹿馴擾其廬時人以爲孝感尋起授雁門郡丞萊食齋居朝夕哀臨每一發聲未嘗不絕倒柴毀骨立見者哀之孝意泣官清節彌厲發奸摘伏動若有神吏人稱之馬邑劉武周殺太守王仁恭前郡丞楊長仁雁門令王確等謀應賊孝意族其家郡中戰慄俄而武周來攻孝意拒之每致克捷而孤城無援誓以必死每旦夕向詔敕庫俯伏流涕悲動左

右糧盡爲校尉張世倫所殺

敬肅字敬儉河東蒲阪人少以貞介知名釋褐州主簿開皇初爲安陵令有能名擢拜秦州司馬轉幽州長史仁壽中爲衛州司馬俱有異績大業初遷潁川郡贊務五年朝東都司隸大夫薛道衡稱肅曰心如鐵石老而彌篤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在潁川每有書屬肅未嘗開封輒令使者持去述賓客放縱以法繩之八年朝涿郡上將擢太守輒爲述所毀不行大業末乞歸優詔許之去官日家無餘財歲餘終

敬釗字積善河東蒲阪人父元約周司憲中大夫釗仁壽中爲繁時令甚有能名及漢王諒兵至力戰城陷賊帥墨弼臨以兵釗辭氣不撓弼義而止之執送於喬鍾葵鍾葵署爲代州總管司馬釗正色拒之鍾葵曰受命則可不然當斬釗曰



忝爲縣宰遭逢逆亂進不能保境退不能死節爲辱已多何  
乃復以僞官相迫也死生唯命餘非所聞鍾葵熱視曰卿不  
畏死邪復將殺之會楊義臣軍至鍾葵遽出戰敗獲免大業  
三年上避暑汾陽宮代州長史柳銓司馬崔寶山上其狀將  
加褒賞會虞世基奏格而止後遷朝邑令終

薛孺河東汾陰人清貞孤介不交流俗涉厯經史有才思詩  
詠詞致清遠開皇中爲侍御史楊州總管司功參軍每以方  
直自處轉清陽令襄城郡掾卒官所經並有惠政與道衡偏  
相友愛道衡子收初生卽養孺宅至成長殆不識本生太常  
丞胡仲操在朝堂就孺借刀割爪甲孺以仲操非雅士竟不  
與其不肯妄交皆此類

薛世雄字世英河東汾陰人寓關中父回字道宏周涇州刺

史闢皇初封舞陰郡公領漕渠監致仕卒世雄兒時游戲輒  
畫地爲城郭令諸兒攻守有不從令者輒撻之諸兒莫不齊  
整父見而奇之曰此兒當興吾家矣年十七從平齊拜帥都  
督開皇時數有戰功累遷儀同三司右親衛車騎將軍大業  
初討平番禺夷獠遷右監門郎將從征吐谷渾進通議大夫  
世雄性廉謹行軍破敵秋毫無犯上嘉之嘗從容謂羣臣曰  
我欲舉好人旣而曰欲舉者薛世雄羣臣皆稱善上復曰世  
雄廉謹節槩有古人風超拜右翊衛將軍歲餘爲玉門道行  
軍大將與啟民連兵擊伊吾師次玉門啟民兵不至世雄孤  
軍度磧伊吾初謂隋軍不能至皆不設備及聞兵已度磧大  
懼請降詣軍門上牛酒世雄遂於漢舊伊吾城東築城號新  
伊吾留銀青光祿大夫王威以甲卒千餘人戍之而還上大

悅進正議大夫賜物二千段征高麗爲沃沮道軍將平壤敗  
還次白石山賊圍百餘重矢下如雨世雄以羸師爲方陣選  
勁騎二百先犯之賊稍卻因縱擊破之坐亡失多免明年拜  
右候衛將軍指躅頓道至烏國城會班師至柳城以爲東北  
道大使行燕郡太守鎮懷遠詔發十二郡士馬備突厥巡塞  
而還十年復遷左禦衛大將軍領涿郡留守詔率幽薊精兵  
擊李密軍次河間營郡城南河間諸縣竝集兵依大營欲討  
竇建德建德選精銳夜襲之先犯河間兵潰奔世雄營雰霧  
不相辨識皆騰柵而走世雄入河間城歸涿郡卒年六十三  
子萬述萬淑萬鈞萬徹竝以驍武知名

薛道衡字元卿河東汾陰人祖聰魏濟州刺史父孝通常山  
太守道衡六歲孤專精好學年十三講左氏傳作國僑贊有

詞致見者奇之其後才名益著齊司州牧彭城王浟引爲兵  
曹從事尙書左僕射楊遵彥見而嗟賞授奉朝請吏部尙書  
辛術與語歎曰鄭公業不亡矣河東裴諫之嘗曰自鼎遷河  
朔吾謂關西夫子罕值其人今復遇薛君矣待詔文林館與  
范陽盧思道安平李德林齊名友善及周平齊入爲司祿上  
士高祖作相從梁睿擊王謙攝陵州刺史授儀同攝卽州刺  
史隋初坐事除名河間王宏北征召典軍書還除內史舍人  
兼散騎常侍聘陳道衡因奏曰今光啓寶祚平一九州豈容  
使區區之陳久在天網之外臣奉使請賣以稱藩高祖曰朕  
且含養勿以言辭相折也江東雅好篇什道衡每有作南人  
無不吟誦八年伐陳授淮南道行臺尙書吏部郎兼掌文翰  
師臨江高頴夜坐幕下曰今日之舉克定江東不答曰凡論

大事成敗先須以至理斷之禹貢所載九州本是王者封域  
後漢之季羣雄競起孫權兄弟遂有吳楚之地晉武受命尋  
卽吞併永嘉南遷重此分割自爾已來戰爭不息否終斯泰  
天道之恆郭璞有云江東偏王三百年還與中國合今數將  
滿矣以運數而言其必克一也有德者昌無德者亡自古興  
滅皆由此道主上躬履恭儉憂勞庶政叔寶峻宇雕牆酣酒  
荒色上下離心人神同憤其必克二也爲國之體在於任寄  
彼之公卿備員而已拔小人施文慶委以政事尙書令江總  
惟事詩酒本非經略之才蕭摩訶任蠻奴是其大將一夫之  
用耳其必克三也我有道而大彼無德而小量其甲士不過  
十萬西至巫峽東至滄海分之則勢懸而力弱聚之則守此  
而失彼其必克四也席卷之勢其在不疑煩忻然曰君言成

敗事理分明吾今豁然矣木以才學相期不意籌略乃爾還  
除吏部侍郎後有言其黨蘇威者配防嶺表晉王廣陰令人  
諷道衡從揚州路將奏留之道衡不樂王府用漢王諒計遂  
出江陵道而去尋徵還直內史省晉王由是銜之然愛其才  
猶頗見禮後授內史侍郎加上儀同三司道衡每構文必隱  
坐空齋踞壁而臥聞戶外有人便怒其沈思如此高祖每曰  
薛道衡作文書稱我意後善其稱職謂楊素牛宏曰道衡老  
矣驅使勤勞宜使其朱門陳戟進位上開府賜物百段道衡  
辭無功高祖曰爾久勞階陞國家大事皆爾宣行豈非爾功  
也道衡久當樞要才名益顯太子諸王爭與交高類楊素雅  
相推重聲名籍甚無競一時仁壽中出檢校襄州總管道衡  
悲戀言之哽咽高祖愴然改容曰爾光陰晚暮侍奉誠勞朕

欲令爾將攝兼撫萌俗今爾之去朕如斷一臂齎物三百段九環金帶并時服一襲馬十匹慰勉遣之在任清簡吏民懷其惠煬帝勅轉潘州刺史歲餘表求致仕上謂虞世基曰道衡將至當以祕書監待之既至上高祖頌上顧蘇威曰此魚藻之義也乃拜司隸大夫會議新令久不決道衡謂朝士曰向使高頴不死令決當久行有奏者勘之被害時年七十集七十卷行於世子五人收最知名

陳茂河東猗氏人家世寒微質直恭謹爲州里所敬高祖爲隋國公引爲寮佐典家事輒稱旨後從高祖戰晉州齊師甚盛高祖將挑戰茂固止不得因捉馬蹀高祖斫其額流血被面詞氣不撓乃感而謝之厚加禮敬其後官至上士高祖爲丞相委以心膂隋初拜給事黃門侍郎封魏城縣男典機密

十餘年轉益州總管司馬遷太府卿進爵伯卒官子政嗣政  
字宏道善鐘律便弓馬少養宮中年十七爲太子千牛備身  
與京師大俠劉居士交當從坐上以功臣子捷而赦之大業  
中授協律郎遷通事謁者兵曹承務郎歸唐卒於梁州總管  
以上蒲州府

馮世基上黨人明悟有幹略開皇中爲兵部尚書帝於殿廷  
殺人世基固諫不從竟行決帝尋悔宣慰世基而怒羣僚之  
不諫者名益大顯子長命唐尚書左丞

賀婁子幹字萬壽代人以曉武知名開皇初爲行軍總管從  
元諧擊吐谷渾於涼州功居優明年復大破突厥於蘭州册  
授上將軍尋拜工部尚書及突厥吐谷渾復犯塞又悉破之  
高祖以其曉習邊事授榆關總管十鎮諸軍事歲餘拜雲中



刺史爲敵所憚卒諡懷

庫狄欽代人性宏厚有局度開皇中官民部尙書與上黨馮世基並有名譽

楊義臣代人父尉遲崇周儀同大將軍以兵鎮恆山高祖爲丞相崇以尉遲迴宗族自囚於獄遣使請罪高祖慰諭之令入朝恆置左右開皇初封秦興縣公歲餘從行軍總管達奚長儒擊突厥於周槃力戰而死贈大將軍豫州刺史以義臣襲崇官爵時尙幼養於宮中年未弱冠奉詔宿衛賞賜甚厚上嘗從容言及恩舊嗟歎久之因下詔賜姓楊氏編之屬籍爲皇從孫賜錢三萬貫酒三十斛米麥各百斛尋拜陝州刺史義臣性謹厚能馳射有將領才上甚重之後突厥達頭入塞以行軍總管率步騎三萬出白道遇戰大破之突厥又入

雁門馬邑義臣擊之寇遂出塞追至大斤山與史萬歲合軍  
擊大破之功不錄仁壽初拜朔州總管賜御甲四年八月漢  
王諒將喬鍾葵攻代州總管李景詔義臣救之義臣率馬步  
二萬夜出西陁鍾葵兵銳甚義臣詭伏牛驢數千頭於澗谷  
鳴鼓疾進鍾葵軍以爲伏兵發因而大潰縱擊破之以功進  
位上大將軍賜物二千段雜綵五百段女妓十人良馬二十  
匹尋授相州刺史後三歲徵爲宗正卿轉太僕卿從征吐谷  
渾屯琵琶峽連營八十里南接元壽北連段文振合圍渾主  
於覆袁川及征高麗至鴨綠水與乙支文德戰每爲先鋒  
日七捷後坐免俄而復位明年爲軍副趣平壤會班師檢校  
趙郡太守妖賊向海公寇扶風安定問奉詔擊平之尋復從  
東征進左光祿大夫時渤海高士達清河張金稱並聚衆數

山西通志卷一百二十一 列傳五  
萬攻陷郡縣段達討之不能克詔義臣率東征還兵擊之大  
破士達斬金稱又收合降賊入豆子觚將格殺擒之以狀聞  
奏而帝惡其威名遠追入朝賊由是復熾義臣以功進光祿  
大夫尋拜禮部尙書卒官

房兆代人本姓屋引氏剛毅有武略頗爲行軍總管擊胡官  
至上柱國徐州總管

吐萬緒字長緒代郡鮮卑人父通周郢州刺史緒有武略起  
家撫軍將軍襲爵元壽縣公隋初拜襄州總管進穀城郡公  
尋轉青州總管頗有治名歲餘以緒有威略徙朔州總管甚  
爲北夷所憚文帝有吞陳志轉徐州總管令修戰具及大舉  
濟江領行軍總管屯兵江北陳平拜夏州總管晉王廣在藩  
頗見親遇後引爲東宮右虞侯率及嗣位拜晉絳二州刺史

馳傳之官未出關而漢王諒已遣兵據蒲阪斷河橋緒不得進詔率兵從楊素擊破之拜左武侯將軍大業初轉光祿卿賀若弼遇讒引緒爲證緒明其無罪坐免歲餘守東平太守南巡迎謁命升龍舟緒因頓首陳謝拜金紫光祿大夫太守如故征高麗請爲先鋒拜左屯衛大將軍率馬步數萬指蓋馬道及班師留鎮懷遠進左光祿大夫徵討劉元進緒率衆至楊子津元進自茅浦將度江緒勒兵擊走因濟江背水爲柵明旦又大挫之賊解潤州圍而去緒進屯曲阿元進復結柵拒緒挑令出戰乘陣未整騎突之賊衆遂潰赴江死者數萬元進夜遁僞僕射朱變管崇等屯毗陵連營百餘里緒乘勢進擊復破之賊退保黃山進軍圍蹙賊請降元進朱變僅以身免陣斬管崇及陸顗等五千餘人收子女一萬餘口進

解會稽圖元進復據建安令進討之緒以士卒疲敝請息甲待來春坐配防建安尋詔徵還至永嘉疾卒

以上大同府

柳彧字幼文河東解人七世祖卓隨晉南遷寓襄陽父仲禮爲梁將歸周復家解彧少好學涉經史周大象宰宇文護引爲中外府記室久而出爲甯州總管掾詣闕求試武帝異之以爲司武中士轉鄭令隋初累遷尙書虞部侍郎母憂起爲屯田侍郎固讓不許左僕射高穎子宏德封應國公申牒請列門戟彧判曰僕射之子更不異居父之戟槩已列門外尊有壓卑之義子有避父之理豈容門外旣設內閣又施事竟不行穎聞而歎伏後遷治書侍御史當朝正色百寮敬憚士嘉其姪直謂彧曰大丈夫當立名於世無容容而已賜錢十萬米百石時刺史多任武將類不稱職彧表論其弊且言相

州刺史和平子賄賂公行上善之平子竟免應州刺史唐君  
明母喪娶雍州長史庫狄士文從妹或請禁錮終身二人竟  
坐得罪時風俗頽壞或多所矯正上甚嘉之又請詳決經國  
大事其餘細務責成所司上覽而嘉之後以忤旨免尋復令  
視事因謂或曰無改爾心以其家貧勅有司爲築宅因曰柳  
或正直士國之寶也其見重如此右僕射楊素百寮惴惴無  
敢忤嘗以少譴勅送南臺素恃貴坐或牀或從外來至階下  
端笏整容曰奉勅治公罪素遽下或據案而坐立素於庭辨  
詰事狀素銜之或見都邑百姓每至正月十五日作角觝之  
戲遞相誇競糜費財力奏請禁絕之詔可是歲持節巡省河  
北五十二州奏免長吏贓污不稱職者二百餘人州縣肅然  
莫不震懼賜絹布二百匹毳三十領拜儀同三司歲餘加員

外散騎常侍治書如故仁壽初復持節巡省太原道十九州  
賜絹百五十疋或嘗得博陵李文博治道集十卷蜀王秀遣  
人求之或送於秀素因構或除名配戍懷遠鎮徵還至晉陽  
爲漢王諒使所逼召入城而諒反形已露或度不得免遂詐  
中惡不食自稱危篤諒怒囚之素又奏或心懷兩端坐徒敦  
煌後徵還卒於道子紹介休令

柳調潞州刺史昂子也歷祕書郎侍御史左僕射楊素嘗於  
朝堂見調獨言曰柳條通體弱獨搖不須風調歛版正色白  
調信無取公不當以爲侍御信有可取不應發此言公當具  
瞻之地樞機何可輕發素甚奇之大業中累遷尙書左侍郎  
中清素守常爲時所美

郭絢河東安邑人初爲尙書令史後以軍功拜儀同歷數州

司馬長史皆以能名大業初州部尚書宇文弼巡省河北引  
絢爲副上以涿郡爲遼衝要聞絢有幹局拜涿郡贊務吏人  
悅服數載遷通守兼領留守逐捕山東盜多所克獲時諸郡  
唯涿獨全後擊竇建德於河間戰死人吏哭之數月不息上

州解

王通字仲淹龍門人父隆銅川令開皇元年始生隆筮之遇  
坤之師祖傑曰是子必能通天下之志遂名之曰通九年江  
東平通年十歲隆告以元經之事通再拜受之十八年隆告  
曰在三之義師居一焉道喪已來師廢久矣小子勉旃翔而  
後集通乃有四方之志受書於東海李育學詩於會稽夏瑱  
問禮於河東關子明正樂於北平霍汲考易於族父仲華不  
解衣者六歲仁壽三年通旣冠慨然有濟蒼生之心西游長



安見隋文帝帝坐太極殿召見因奏太平十二策尊王道推  
霸略稽今驗古帝大悅曰得生幾晚天以生賜朕也下其議  
於公卿公卿不悅通知謀之不用也作東征之歌而歸曰我  
思國家兮遠游京畿忽逢帝王兮降禮布衣遂懷古人之心  
兮將興太平之基時異事變兮志乖願違吁嗟道之不行兮  
垂翅東歸皇之不斷兮勞身西飛帝聞而再徵之不至太業  
元年徵又不至辭以疾謂所親曰道之不行欲安之乎退志  
其道而已乃續詩書禮樂修元經讀易道九年而六經大就  
門人自遠而至河南董常太山姚義京兆杜淹趙郡李靖南  
陽程元扶風竇威河東薛收中山賈瓊清河房元齡鉅鹿魏  
徵太原溫大雅潁川陳叔達等咸稱師北面受王佐之道焉  
他往來受業者千餘人其教興於河汾雍雍如也大業十年

尚書召署蜀郡司戶不就十一年以著作郎國子博士徵竝  
不至十三年有疾召薛收謂曰吾夢顏回稱孔子之命曰歸  
休乎殆夫子召我也何必永厥齡吾不起矣寢疾七日而終  
門弟子數百人會議曰吾師其至人乎續詩書正禮樂修元  
經讀易道聖人之大旨天下之能事畢矣仲尼旣沒文不在  
茲乎易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請諡曰文中子絲麻設位哀  
以送之子二長曰福郊少曰福時

裴肅字神封河東聞喜人周中大夫俠子也貞亮有才藝少  
與安定梁毗同志友善天和中舉秀才累遷御正下大夫以  
行軍長史從韋孝寬征淮南隋初杜門不出開皇五年授膳  
部侍郎歷朔州總管長史貝州長史俱有能名仁壽中上書  
言高頴天挺良才元勳佐命願錄其大功忘其小過二庶人

得罪已久願各封小國若得遷善漸更增益書奏上謂楊素曰肅憂我家事如此亦至誠也徵入朝見於含章殿罷遣之大業中久不得調復杜門後執政希旨授永平郡丞甚得夷人心歲餘卒夷獠思之為立廟於漳江之浦有子尚賢

裴術河東人開皇中為右丞多所糾正以上

右隋二十一人

舊志絳州列韓擒虎案本傳作河南東垣人後家新安北史隋書並

同不知何本脫一南字遂訛河東垣人東垣本後魏置屬洛州隋廢入新安又後魏義州亦有東垣西垣二縣在河北為今汲縣地皆與垣曲別

唐儉字茂系并州晉陽人邕之孫也父鑒隋戎州刺史嘗偕高祖典軍衛故儉雅善秦王儉爽邁事親以孝聞陰說秦王建大計又進說於高祖及大將軍府開授記室參軍渭北道元帥司馬從定關中為相國府記室晉昌郡公武德初進內

史舍人遷中書侍郎散騎常侍永安王孝基獨孤懷恩于筠  
討呂崇茂儉以使適至軍孝基等敗儉亦見擒始懷恩屯蒲  
州與部將元君實潛謀至是脫歸詔復守蒲儉恐必亂密遣  
劉世讓歸白發其謀會高祖幸蒲津舟及中流而世讓至上  
驚曰豈非天也命趨還舟捕反者懷恩自殺俄而武周敗亡  
儉封府庫籍兵甲以待秦王上嘉儉身雖幽辱而不忘朝廷  
詔復舊官仍爲并州道安撫大使許以便宜盡簿懷恩貲產  
賜儉還爲禮部尙書天策府長史檢校黃門侍郎莒國公仍  
爲遂州都督食綿州六百戶貞觀初使突厥四年復馳傳往  
誘使歸款頡利許之兵懈弛李靖因襲破之儉脫身還歲餘  
爲民部尙書從獵洛陽苑上射四發輒殪四豕一豕躍及鎗  
儉投馬搏之諫曰陛下神武定四方豈復快心於一獸上爲

罷獵詔其子善識尙豫章公主坐小法貶光祿大夫永徽初致仕加特進顯慶初卒年七十八贈開府儀同三司并州都督陪葬昭陵諡曰襄少子關爲河西令知名孫從心神龍中擢殿中監儉弟憲字茂彝仕隋東宮左勳衛後罷歸好藏亡命高祖頗親遇之參與大議義師起授正議大夫置左右封安富縣公武德中累進雲麾將軍加郡公貞觀中終金紫光祿大夫

張河字道源并州祁人年十四居父喪士人賢其孝縣令郭淮署所居曰復禮鄉至孝里道源嘗與客夜宿客暴死道源臥尸側至曙乃告又徒步護送還其家隋末辭監察御史歸閭里高祖興畧大將軍府戶曹參軍至賈胡堡復使守并州唐初遣撫慰山東下燕趙有詔褒美累封范陽郡公淮安王

神通略定山東令守趙州爲實建德所執會建德寇河南間遣人詣朝請乘虛搆賊心脅卽詔諸將率兵影接賊平還拜大理卿時籍何稠家屬賜羣臣道源曰禍福何常安可利人之亡取其子女自奉仁者不爲也更資以衣食遺之以年者拜絳州刺史卒贈工部尙書諡曰節道源雖官九卿無貲產比亡餘粟二斛詔賜帛三百段

溫大雅字彥宏并州祁人父君攸北齊文林館學士入隋爲泗州司馬謝病歸大雅性至孝與弟彥博大有皆知名薛道衡見之歎曰三人者皆卿相才也初爲東宮學士長安尉遭喪不復仕高祖鎮太原厚禮之兵興引爲大將軍府記室參軍主文檄唐初討定儀典遷黃門侍郎而彥博亦爲中書侍郎對管華近上嘗從容謂曰我起晉陽爲卿一門耳進工部

侍郎陝東道大行臺尙書秦王表鎮洛陽須建成變數陳祕  
盡多所嘉納貞觀初轉禮部封黎國公改葬其祖卜人占曰  
弟吉不利於公大雅曰如子言我含笑入地矣歲餘卒諡曰  
孝永徽五年贈尙書右僕射

溫彥博字大臨并州祁人大雅之弟也通書記警悟而辨開  
皇末對策高第授文林郎直內史省幽州總管羅藝引爲司  
馬藝以州降唐與有謀授總管府長史封西河郡公召入爲  
中書舍人遷侍郎高麗貢方物高祖欲讓而不臣彥博曰遼  
東本周箕子國漢元菟郡不使北面則四夷何所瞻仰納之  
突厥入以并州道行軍長史戰太谷師敗被執突厥數問唐  
兵多少及國虛實彥博不肖對因陰山苦寒地太宗初得還  
授雍州治中尋檢校吏部侍郎復爲中書侍郎遷御史大夫

檢校中書侍郎事貞觀四年遷中書令封虞國公突厥降請  
如漢置南部五原塞以爲捍蔽從之彥博善辭令每問四方  
風俗臚布誥命若成誦然進止詳華人皆拭目觀高祖嘗宴  
遣秦王諭旨旣而顧曰何如溫彥博十年遷尙書右僕射明  
年卒年六十三彥博性周慎旣掌機務謝賓客不通進見必  
陳政事利害卒後上歎曰彥博以憂國故耗思殫神我見其  
不逮再期矣恨不許少閒以究其壽家貧無正寢殯別室命  
有司爲構寢贈特進諡曰恭陪葬昭陵子振挺振厯太子舍  
人居喪毀卒挺尙千金公主官延州刺史彥博曾孫驤尙涼  
國長公主

溫大有字彥將并州祁人彥博之弟也隋仁壽中李綱薦之  
授羽林騎尉高祖引爲太原令從徇西河高祖曰士馬單少



要須經略以君參軍事事之濟否卜是行也西河下攝大將軍府記室與兄大雅同掌機近請徙它職上曰我虛心待卿何所自疑武德初累遷中書侍郎封清河郡公卒贈鴻臚卿謚曰敬

王珪字叔玠祁縣人僧辨之孫也父顯北齊樂陵郡太守僑郡珪性沈澹志量隱正季父頴尤所器許高祖入關李綱薦署世子府諮議參軍事尋授中舍人遷中允禮遇良厚建咸與秦王有隙上責珪不能輔導流嶺州建成敗太宗召爲諫議大夫上嘗言君臣宜同德珪進曰陛下開聖德收采芻言臣願竭狂瞽佐萬分一上可之乃詔諫官隨中書門下及三品官入閣珪推誠納善每存規益上益任之封永寧縣男黃門侍郎遷侍中與元齡李靖溫彥博戴胄魏徵同輔政上以

瑋善人物命詳論之對曰孜孜奉國知無不爲臣不如元齡  
兼資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靖敷奏詳明出納惟允臣不如  
彥博理繁治劇衆務畢舉臣不如胃以諫諍爲心恥君不及  
堯舜臣不如徵至激濁揚清疾惡好善臣於數子有一日之  
長上稱善而元齡等亦以爲盡已所長謂之確論進封郡公  
坐漏語除同州刺史俄召拜禮部尙書兼魏王泰師王嘗先  
拜瑋亦以節自屬王問忠孝瑋曰陛下王之君事思盡忠陛  
下王之父事思盡孝忠孝可以立身可以成名王曰願聞所  
對瑋曰漢東平王蒼稱爲善最樂願王志之上聞喜曰兒可  
以無遺矣子敬直尙南平公主時諸主下嫁未嘗行見舅姑  
禮瑋曰吾當受公主謁見豈爲身榮將以成國家之美於是  
與夫人坐堂上主執筭盟饋乃退其後公主備婦禮本於瑋

十三年葬。公主就第省視。復遣唐使。增損藥膳。卒年六十。九上素服哭別。次詔魏王率百官臨哭。贈吏部尚書。諡曰懿。珪少貧。饋遺初不讓。及貴。厚報之。臨官。務舉綱維。去甚不可。者。家事。咨寡嫂。而後行。教撫孤姪甚篤。周恤宗族。獨不作家。廟四時祭於寢上。爲立廟。世以儉不中禮。少之。敬直封南城縣男。後坐交承乾。徙嶺外。珪孫肅旭。

王方翼字仲翔并州祁人。祖裕隋州刺史。尚同安大長公主。官開府儀同三司。卒諡曰文。方翼早孤。哀毀如成人。時號孝童母李主斥居鳳泉墅。方翼尚幼。雜庸保執苦爲富家。以養太宗。擢右千牛。高宗立。從祖女弟爲后。調安定。令誅滅大姓。奸豪。脅懼。徙瀚海都護。司馬下遷朔州。尚德府果毅。母喪哀瘠甚。上遣侍醫療視。友趙持滿誅方翼曰。樂布哭彭越。義也。

周文王掩骼仁也絕友義蔽主仁何以事君遂往哭其尸具  
禮收葬金吾劾繫上嘉之不罪再遷肅州刺史州無隍壑方  
冀發卒建樓堞廡多樂水自環烽邏精明儀鳳間蝗獨不至  
境宅郡民皆重繭走治下乃出私錢作水碓簿其贏以濟饑  
察諸害數十百楹居之全活甚衆芝產其地裴行儉討遮旬  
突爲副兼檢校安西都護築碎葉城面三門紆還多趣以詭  
出入五旬畢西域胡縱觀莫測其方略悉獻珍貨未幾徙庭  
州刺史杜懷寶鎮西安失蕃戎和永清初十姓阿史那車薄  
賂圖弓月城方翼引軍戰伊麗河敗之斬首千級俄而三姓  
相麤兵十萬踵至方翼次熱海進戰矢著臂引佩刀斷去左  
右莫知所部諸軍謀爲內應方翼悉召會軍中厚賜以次出  
壁外縛之曾大風雜金鼓而號譟無聞者殺七千人卽遣騎

分道襲咽麪等皆驚潰烏鵲兵遁去擒首領突騎施等三百人西戎震服初方翼次葛水暴漲禱之師克濟又七月次葉河無舟而冰一宿合時以爲祥西域平遷夏州都督屬牛疫爲耨耕法張機鍵力省而見功多百姓順賴明年召議西域事上見衣有汗濯處問其故具對熱海苦戰狀視其創上咨嗟久之賜資良厚俄而白鐵余以綏州反詔往討飛旂擊賊火其棚平之封太原郡公阿史那元珍入寇詔進擊時庫無完鎧方翼斷六板畫虎文鉤聯解合賊馬忽見奔駭遂敗獲大將二因降桑乾舍利二部武后時程務挺被殺并捕方翼送獄流崖州卒於道年六十三神龍初復官爵方翼善書與魏叔琬齊名

狄仁傑字懷英并州太原人兒時吏就詰事衆爭辨獨誦書

不置吏讓之答曰黃卷中方與聖賢對何暇偶俗吏語邪舉  
明經調汴州參軍爲吏誣訴黜陟使聞立本召訊異其才謝  
曰君可謂滄海遺珠矣薦授并州法曹參軍親在河陽仁傑  
登太行反顧見白雲孤飛謂左右曰吾親舍其下瞻悵久之  
雲移乃徐去同府參軍鄭崇質母老常使絕域仁傑詣長史  
蘭人基請代行仁基時方與司馬李孝廉不平相與曰吾等  
可少媿矣相待如初每日狄公之賢北斗以南一人而已稍  
遷大理寺丞歲中斷久獄萬七千人時稱平恕使岐州亡卒  
數百剽行人官捕繫盜黨仁傑曰是其計窮且爲患乃明開  
首原格出繫者縱之使相曉皆自縛歸上歎其達權宜遷度  
支郎中上幸汾陽宮爲知頓使并州長史李冲元以道出妬  
女祠感服者俗言致風雷變更發卒改馳道仁傑曰天子行

風伯清塵雨師灑道何如女避邪止其役上壯之出爲甯州  
刺史撫和戎落郡人勒碑以頌入拜冬官侍郎持節江南安  
撫使禁止淫祠凡毀千七百屋止留夏禹吳泰伯季札伍員  
四祠而已轉文昌右丞出爲豫州刺史越王支黨二千人將  
論死仁傑釋其械密疏申理有詔悉謫邊戍四出甯州父老  
迎勞曰欲使君活汝邪囚哭碑下齋三日乃去至流所亦爲  
立碑天授二年以地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爲來俊臣  
所搆捕送制獄俊臣引置對卽承之俊臣爲代作謝死表而  
使其屬王德壽告曰公爲我引楊執柔公且免死仁傑歎曰  
皇天后土使仁傑爲此乎以首觸柱血流沫面德壽懼而謝  
守者寢弛乃書帛置褚衣中令付家子光遠得書上變后召  
見問之對曰不承死咎掠矣示其表曰無之因免死時同被

誣者七族悉得貸仁傑貶彭澤令邑人爲置生祠萬歲通天  
中擢爲魏州刺史前刺史懼契丹至驅民保城修守具仁傑  
至曰賊在遠何自疲民萬一寇來吾自辦之悉縱就田寇亦  
引去民復爲立祠俄轉幽州都督賜紫袍龜帶后自製金字  
十二於袍以旌其忠召拜鸞臺侍郎復同平章事張易之嘗  
從容謂自安計仁傑曰惟勸迎廬陵王可以免禍會武三思  
圖爲嗣后問宰相衆莫敢對仁傑曰臣觀天人未厭唐德比  
寇犯邊使梁王三思募勇士於市踰月不及千人廬陵王代  
之不決曰輒五萬今欲繼統非廬陵王莫可后怒罷議久之  
召謂曰朕數夢雙陸不勝何也對曰雙陸不勝無子也天其  
意者以儆陛下乎文皇帝身蹈鋒鏑勤勞而有天下傳之子  
孫先帝詔陛下監國陛下掩神器而取之十有餘年又欲以



三思爲後且姑姪與子母孰親陛下立廬陵王則千秋萬歲  
後常享宗廟三思立廟不耐姑后感悟卽日遣徐彥伯迎廬  
陵王於房州王至后匿帳中召見仁傑語仁傑敷奏切至涕  
下不能止后乃使王出曰還爾太子仁傑降拜頓首曰太子  
歸未有知者人安能信后更令太子舍龍門具禮迎還中外  
大悅初吉頊李昭德數請還太子而后意不回惟仁傑每以  
母子天性爲言后不能無感故卒復唐嗣尋拜納言兼右肅  
政御史大夫突厥入詔爲河北道行軍元帥假以便宜突厥  
去迫不能逮更拜河北安撫大使時民多有從懼誅逃匿仁  
傑上疏請曲赦河北詔可還除內史后幸上陽宮獨賜第一  
區眷禮卓異聖歷三年卒年七十一贈文昌右相謚曰文惠  
中宗追贈司空睿宗又封梁國公仁傑始居母喪白鵲馴擾

其所薦進若張柬之桓彥範敬暉姚崇等皆爲名臣爲內史  
時南海貢集翠裘后賜張昌宗仁傑奏事命與昌宗雙陸則  
天曰賭何物仁傑曰以臣紫純袍爲對賭昌宗翠裘則天曰  
此裘價踰千金仁傑曰臣袍乃大臣朝見之衣翠裘乃嬖臣  
寵遇之服對臣之袍臣猶怏怏昌宗神沮氣索累局連北仁  
傑對御視裘謝恩出及光範門遂付家奴衣之縱馬而去蓋  
其氣槩若此

狄光嗣太原人仁傑子聖厯初爲司府丞詔宰相舉尙書郎  
一人仁傑薦光嗣拜地官員外郎以稱職聞后曰祁奚內舉  
果得人厯遷冀貝三州刺史母喪奪爲太府少卿固讓睿宗  
嘉其誠許之累遷揚州刺史貶歙州別駕卒弟光遠當俊臣  
之獄上書告變卒自父冤官州司馬景暉官魏州司功參軍

民苦之因其毀其父生祠至元和中田宏正復葺之而食不

絕案宰相世系表光遠弟光昭字子亮職方員外郎疑卽景暉或其更名也以上太原府

柴紹字嗣昌晉州臨汾人幼趨悍以在俠間補隋太子千牛

備身高祖妻以平陽公主將起兵紹走問道迎謁遇建成元

吉於塗建成欲依劇賊紹曰不可賊知君唐公子必執以爲

功徒死爾不如疾走太原既入雀鼠谷聞義兵起謂紹有謀

乃相賀授右領軍大都督府長史領發騎發晉陽先抵霍邑

城下覘形勢還白曰宋老生一夫敵我兵到必出戰可虜也

師至老生果出紹力戰有功下臨汾絳郡隋將桑顯和來戰

紹引軍繚其背與史大奈合攻之顯和敗遂平關中進右光

祿大夫封臨汾郡公唐初拜左翊衛大將軍進封霍國公遷

右驍衛大將軍吐谷渾党項寇邊敕紹討之寇據高射軍士

失色紹安坐遣人彈琵琶使二女子舞寇疑之休射紹伺其懈以精騎從後掩擊寇大潰斬首五百級貞觀二年平梁師都轉左衛大將軍出爲華州刺史加鎮軍大將軍徙譙國太宗親問其疾卒贈荊州都督謚曰襄二子哲威爲左屯衛將軍襲封坐弟流邵州起爲交州都督卒令武尙巴陵公主遷太僕少卿衛州刺史襄陽郡公以房遺愛謀貶嵐州刺史自殺

敬暉字仲繹絳州平陽人弱冠舉明經聖歷初爲衛州刺史時河北方秋築城暉曰金湯非粟不守豈有棄農畝事池隍哉縱民歸斂闔部賴安遷夏官侍郎出爲太州刺史改洛州長史武后幸長安爲副留守以治幹聞璽書勞之多賜物段長安二年授中臺右丞張柬之引爲右羽林將軍屬以禁兵

神龍元年正月率羽林兵與桓彥範等將騎五百人斬張易之張昌宗於集仙廡下明日中宗復位加金紫光祿大夫爲侍中平陽郡公實封五百戶進封齊國表請諸武王者悉降爵由是皆爲公三思憤俄封平陽郡王加特進罷政事初易之已誅暉苦請收諸武不從三思濁亂暉每椎坐悵悵彈指流血王同皎謀誅三思事洩貶暉崖州司馬又放瓊州禁錮終身子弟年十六以上謫徙嶺外三思尋遣周利貞矯制殺之睿宗初追復官爵賜封二百戶還其子孫又贈秦州都督謚曰肅愍開元六年詔暉配享中宗廟庭建中三年復贈太尉開成三年詔曾孫元膺爲河南丞

以上平陽府

呂子臧蒲州河東人剛直健於吏隋大業末爲南陽郡丞捕擊盜賊有功高祖遣馬元規慰輯山南獨子臧堅守元規遣

士諷曉子臧殺之及江都問至更使其壻薛君倩齎詔諭之子臧發喪訖送款就拜鄧州刺史封南陽郡公武德初與元規捍朱粲元規兵不進子臧曰乘賊新敗上下惶沮一戰可擒若遷延其眾稍集吾食盡致死於我不可當也不納子臧請以所部兵獨進又不許俄而粲復張元規嬰城子臧扼擊曰謀不見用坐公死矣或勸其降子臧曰我天子方伯且降賊乎乃率麾下數百人赴敵死

薛大鼎字重臣蒲州汾陰人父粹隋介州長史坐漢王諒遇害大鼎流辰州用戰功得還高祖兵興謁見龍門因說絕龍門軍永豐倉就食爲拊背扼喉計高祖奇之時諸將策先攻河東故議置授大將軍府察非掾出爲山南道副大使開屯田地郡王孝恭討輔公祜以爲饒州道軍師引兵渡彭蠡湖

以功遷涪州刺史累徙滄州無棣渠久廢塞大鼎浚治屬之  
海商賈流行里民歌曰新溝通川械利屬滄海魚鹽至昔徒  
行今騁馴美哉薛公德傍被又疏長蘆漳衡三渠泄汙潦水  
不爲害時鄭德本在瀛州賈敦頤爲冀州皆有治名故河北  
稱鎬脚刺史永徽中遷銀青光祿大夫行荊州大都督長史  
卒謚曰恭子克構有器識永隆初厯戶部郎中族人黃門侍  
郎顓弟紹尙太平公主克構曰室有傲婦善士所惡夫惟淑  
德以配君子無患可矣顓不敢沮而紹卒誅陳思忠居喪奪  
服客往弔辭以辰日不見克構曰事親者避嫌可也旣孤矣  
則無不哭世服其言天授中遷麟臺監坐弟流沒嶺南  
薛收字伯褒蒲州汾陰人道衡子出繼從父孺年十二能屬  
文郡舉秀才不應聞高祖興遁入首陽山將應義舉通守堯

君素迎置其母城中收不得去及君素東連王世充遂歸國  
房元齡亟言之秦王召見問方略對合旨授府主簿判陝東  
大行臺金部郎中時軍事繁綜收爲書檄露布或馬上占辭  
該敏如素構初不竄定寶建德來援諸將爭言斂軍以觀形  
勢收獨曰不然世充據東都府庫盈衍其兵皆江淮選卒正  
苦乏食爾是以求戰不得爲我所持今建德身總眾以來必  
飛輟轉糧更相資哺兩賊連固則伊洛間勝負未可歲月定  
也不若勒諸將嚴兵締壘浹其溝防戒毋出兵大王親督精  
銳據成臯厲兵按甲邀建德路彼以疲老當吾堂堂之鋒一  
戰必舉不旬日二賊可縛至麾下矣王曰善遂擒建德降世  
充王入觀隋宮室收進曰峻宇雕牆殷以亡土階茅茨堯以  
昌始皇興阿房而秦禍速文帝罷露臺而漢祚永王重其言



俄授天策府記室參軍從平劉黑闥封汾陰縣男嘗上書諫  
止畋獵王答曰覽所陳知成我者卿也明珠兼乘未若一言  
令賜黃金四十挺武德七年王遣使臨問疾相望於道命輿  
至府親舉袂撫之論敘生平感激涕泗卒年三十三王哭之  
慟與其從兄子元敬書曰吾與伯褒共軍旅間未嘗不驅馳  
經略款曲襟抱豈其一朝成千古也且家素貧而子幼善撫  
安之以慰吾懷遣使弔祭贈帛三百段後圖學士像歎其早  
死不得與旣卽位語房元齡曰收若在當以中書令處之又  
嘗夢收如平生賜其家粟帛貞觀七年贈定州刺史永徽中  
又贈太常卿陪葬昭陵初道衡見文中子於長安退謂收曰  
河圖洛書盡在是矣汝往事之無失也於是備聞六經之義  
道衡被害郡舉秀才不應文中子嘗曰孝哉薛收行無負於

神明文中文子季弟名靜收字之曰保名文中子曰薛生善字  
矣靜能保名有稱有誠薛生於是乎可與友也文中子嘗謂  
收也曠而肅又謂薛收可與事君仁而不佞論者謂收學識  
列董常之亞而軼魏徵房元齡杜如晦上云

薛元超收子九歲襲爵長好學善屬文尙巢王女和靜縣主  
累授太子舍人高宗初遷給事中數陳當世得失納之轉中  
書舍人宏文館學士喪解起授黃門侍郎檢校太子左庶子  
薦任希古高智周郭正一王義方孟利正鄭祖元鄧元挺崔  
融等皆以才自名累拜東臺侍郎請令李義府乘馬貶簡州  
刺史又坐上官儀戍鶴州上元初還拜正諫大夫三年遷中  
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上校獵溫泉奏諸蕃野心而使挾  
兵在國中非所宜納之嘗宴召元超曰任卿中書甯藉多人

俄拜中書令兼左庶子幸東都留輔太子監國手勅曰朕留卿若失一臂顧太子未習庶務關中事卿悉專之嘗諫太子曰內苑之地繚叢薄冒翳薈絕磴險塗殿下截輕禽逐狡兔銜槩之變詎無可虞又戶奴竊發將何以禦天皇所賜書戒丁甯惟罷馳射之勞留情墳典豈不美歟上遣使厚賜慰其意時政出武后陽暗乞骸骨加金紫光祿大夫卒年六十二贈光祿大夫秦州都督陪葬乾陵子曜聖歷中官正諫大夫張元素蒲州虞鄉人仕隋景城縣戶曹竇建德執將殺之邑人千餘號泣請代曰此清吏殺之是無天也建德命釋縛署治書侍御史不拜聞江都信始爲黃門侍郎賊平授景州錄事參軍太宗問以政拜侍御史遷給事中貞觀四年詔發卒治洛陽宮乾陽殿且東幸元素上書言有五不可又云臣嘗

見隋家造殿伐木於豫章二千人挽一材以鐵爲轂行不數里轂輒壞別數百人齎轂自隨終日行不三十里一材之費已數十萬工揆其餘可知已昔阿房成秦人散章華就楚眾離乾陽畢功隋人解體今民力未及隋日而役殘創之人襲隋國弊臣恐其過甚於煬帝又云臣聞東都始平太上皇詔宮室過度者焚之陛下謂瓦木可用請賜貧人事雖不從天下稱爲盛德今復度而宮之是隋役又興不五六年間一舍一取天下謂何上顧房元齡曰使後必往雖露坐庸何苦卽詔罷役賜綵二百匹魏徵名鯁挺聞元素言歎曰張公論事有回天之力可謂仁人之言哉歷太子少詹事遷右庶子時承乾事游畋不悅學元素上書不納上知數裁正承乾頻擢至銀青光祿大夫行左庶子承乾久不見賓友元素曰今所

見止婦人不知如樊姬等可益聖德者幾何若無之卽便談  
豔嬖何足顧哉上高署賢才爲寮佐今乃不得進見將何以  
朝納誨夕補遺哉承乾諱其切夜遣戶奴以騎櫓狙擊危脫  
死嘗聞擊鼓叩閤正言承乾出鼓對元素破之元素不能已  
復上書極諫承乾怒遣刺客伺之會廢坐除名頃之召授潮  
州刺史徙鄧州高宗時致仕麟德初卒

柳楚賢蒲州虞鄉人莊孫大業中爲河北縣長堯君素據郡  
楚賢說曰唐公名在圖籙動以誠信豪英景赴天所贊也君  
子見幾而作俟終日邪君素不從楚賢潛行自歸授侍御史  
貞觀中持節冊拜突厥辭其遣不受歷交桂二州都督杭州  
刺史皆有名

羅道琮蒲州虞鄉人慷慨尚節義貞觀末上書徙嶺表有同

斥者死荆襄間臨終泣曰人生有死獨委骨異壤邪道琮曰  
吾若還終不使君獨留此瘞路左去歲餘赦歸會霖潦積水  
失其殯處道琮慟諸野波中忽若溢沸者道琮曰若尸在可  
再沸視已水復湧乃得尸負之還鄉尋擢明經仕至太學博  
士爲時名儒

趙叔冲虞鄉人隋平東將軍顯號之元孫博州刺史世立之  
曾孫唐監察御史君煦之孫號王府法曹參軍徵之子志行  
明異以孝友聞天后時應明堂大禮科上異其對授陝縣尉  
轉平遙尉有治聲晉大理評事迫於祿養請告同州河西丞  
奸吏聞風逃竄郡縣胥資翊贊子良器良弼暨孫密邕薰復  
縱衮皆有宦蹟贈號州刺史太常卿

以上蒲州府

康深汾州介休人貞觀八年爲殿前護駕將軍有功

汾州府志縣志

云按碑記淵立心寬恕制行端莊太宗封境內神祇勅封太尉元知縣徐養正立碑今在下莊村

宋務光字子昂一名烈汾州西河人舉進士及第調洛陽尉遷右衛騎曹參軍神龍元年大水求言務光上書水者陰類後延近習或有離中饋之職以干外政願杜絕其萌精擇賢能早建儲副姻戚如武三思等不宜任以機要祕書監鄭普思國子祭酒葉靜能宜放遠不省俄以監察御史巡察河南道時滑州輸丁少而封戶多務光建言通邑大都不以封今命侯之家專擇雄奧滑州七縣而分封者五王賦少於侯租入家倍於輸國請以封戶均餘州又請食賦附租庸歲送停封使息傳驛之勞不納以考最進殿中侍御史遷右臺管薦汝州參軍事李欽憲後爲名臣卒年四十二

以上汾州府

苑君璋馬邑豪也以趨雄自奮劉武周入寇君璋曰唐以一

州兵掇取三輔所向風靡此殆天命非人謀不可爭也太原而南多巖阻今東甲深入無踵軍有失不可償不如連突厥與唐合從南面稱孤上策也武周不聽使守朔州及敗泣曰廢君言乃至此突厥以君璋爲大行臺統武周部曲屢寇代州而馬邑困於兵高滿政以城歸唐詔拜朔州總管封榮國公君璋引突厥攻陷馬邑殺滿政退保恆安子孝政力諫恆安人郭子威曰恆安故王者都山川足以自固君璋然而而突厥數犯邊志虜掠策其必敗乃率所部降拜安州都督封芮國公食五百戶賜帛四千匹君璋不曉書然天資習事歷職有惠備貞觀中卒

尉遲恭字敬德朔州善陽人隋大業末從軍高陽積閱爲朝散大夫劉武周以爲徧將與宋金剛南侵得晉滄等州襲破



永安王孝基執獨孤懷恩等武德二年金剛敗敬德合餘眾  
守介休秦王遣諭之乃與尋相舉地降引爲右一府統軍從  
擊王世充會尋相叛請將疑而囚之屈突通殷開山曰敬德  
標敢不卽殺後悔無及王曰敬德必叛甯有後尋相邪釋之  
引見臥內曰丈夫意氣相許小嫌不足置胸中我終不以讒  
害良士因賜之金曰必欲去以爲汝資是日獵榆窠會世充  
兵數萬來賊驍將軍雄信騎直趨王敬德躍馬大呼橫刺雄  
信墜乃翼王出率兵還戰大敗之擒其將陳智略獲排稍兵  
六千王顧曰公何相報連邪賜金銀一篋翼建德營板渚舍  
執稍略其壘大呼致師建德兵出稍引卻殺數十人眾益進  
伏發大破之世充兄子琬鎧甲華整王望見問誰可取者敬  
德請與高甌生梁建方三騎馳往擒琬引其馬以歸賊不敢

勦從討劉黑闥賊眾四面合敬德率壯士馳入賊王乘陣亂  
乃得出又破徐國朗以功授王府左二副護軍建成嘗以書  
招之贈金皿一車辭曰敬德起幽賤久陷逆地秦王實生之  
方以身殉恩今於殿下無功其敢當賜若私許則懷二心徇  
利棄忠殿下亦爲用之建成怒而止王曰公心如山岳雖積  
金至斗豈能移之然恐非自安計巢王果遣壯士刺之敬德  
開門安臥賊至不敢入將譖殺之王固爭得免其後隱巢計  
日急敬德請先決懇熱勸進計乃定時房元齡杜如晦被斥  
在外復往論之與入計議建成死敬德領騎七十趨元武門  
王馬逸墜林下元吉將奪弓箙王敬德馳叱之元吉走遂射  
殺之兵戰不解敬德持二首示之乃去王命往侍上不解甲  
趨行在曰秦王遣臣宿衛上意悅請手詔詣軍聽秦王節度

內外始定授東宮左衛率時坐隱巢者百餘家敬德曰今二人已誅若又窮支黨非取安之道由是普原論功第一賜絹萬匹舉齊府金幣什器賜焉除右武侯大將軍封吳國公實封千三百戶授涇州道行軍總管輕騎與突厥戰涇陽敗之敬德所得財必散士卒然婢直頗以功自負又延質大臣得失出爲襄州都督累遷同州刺史後改封鄂國歷鄜夏二州都督以老授開府儀同三司朝朔望貞觀十七年詔圖形凌煙閣及將討高麗敬德上言乘輿至遼太子至定州兩京空虛恐有元感之變且小國不足枉萬乘願委之將臣以時摧滅不納詔以本官行太常卿爲左一馬軍總管師還復致仕顯慶三年卒年七十四詔京官五品以上及朝集使赴第臨弔贈司徒并州都督謚曰忠武給班劍羽葆鼓吹陪葬昭

陵敬德晚節謝賓客不與通飾觀沼奏清商樂奉養甚厚又  
餌雲母粉爲方士術延年其戰善避稍每單騎入賊羣刺不  
能傷又能奪稍還刺之齊王元吉使去刃與校敬德請王加  
刃而獨去之卒不能中上嘗問奪稍與避稍孰難對曰奪稍  
難試使與齊王戲少選王三失稍遂大愧服

以上朔平府

崔珏一名元靖樂平人貞觀間進士仕長子令廉介公直發

奸摘伏民不敢欺虎傷人珏以一使持檄追虎至殺之

平定州

馬三寶雁門人

代州志本傳不詳其籍據武林舊事補

性敏獮事柴紹爲家僮

紹尙平陽公主高祖兵起紹問道走太原三寶奉公主遁司

竹園說賊何潘仁與連和潘仁入謁以百兵爲主衛三寶自

稱總管撫接羣盜兵至數萬唐公濟河授三寶左光祿大夫

秦王至竹林宮三寶以兵詣軍門謁遂從平京師拜太子監

門率別擊叛胡劉拔眞於北山破之從平薛仁果與柴紹擊吐谷渾於岷州先鋒陷陣斬名王俘執數千以功封新興縣男後高祖幸司竹園顧謂曰汝與兵處耶衛青大不惡貞觀初拜左驍衛大將軍進爵公卒謚曰忠

解琬雁門人徙家魏州

代州志本傳魏州元城人據元和姓纂補

舉幽素科中之

調新政尉後自成都承奏事稱旨蹤除監察御史以喪免武后顧琬習邊事追追西撫羌夷琬因乞終喪后嘉許之詔服除赴屯遷侍御史安撫烏質勒及十姓部落以功擢御史中丞兼北庭都護西域安撫使與郭元振善宗楚客惡之左授滄州刺史爲政引大體部人順附景龍中遷御史大夫兼朔方行軍大總管前後乘邊積二十年大抵務農習戰多爲長利英虜安之景雲二年復爲朔方大總管分遣隨軍要籍官

河陽丞張冠宗肥鄉令韋景駿普安令于處忠料三城兵省  
戍十萬人改右武衛大將軍兼檢校晉州刺史濟南縣男以  
老乞骸骨不報輒去優詔以金紫光祿大夫聽致仕準品給  
全祿聖書勞問會吐蕃騷擾復召授左散騎常侍詔與虜定  
經界因詰輯十姓降戶琬建言吐蕃不可以信約請調兵十  
萬屯秦渭間防遏其姦是冬吐蕃果入寇爲秦渭兵擊走之  
俄復請老不許遷太子賓客年八十終於同州刺史

郝傑字處俊淳熙人貞觀中進士高宗時擢東臺侍郎帝惑  
方士處俊切諫帝嘗分音樂爲東西朋使雍王周王角勝處  
俊曰二王春秋少當推梨讓棗相見如一今分二朋遞相誇  
競非所以崇禮義勸敦睦也帝苦風眩議使武后攝政處俊  
曰陛下奈何以高祖太宗之天下不傳之子孫而傳之后乎

帝善其言仕至中書令武后深忌之以操履無玷不能害也  
帝嘗爲飛白賜處俊曰飛九霄假六闕人稱六闕相以上  
柳亨字嘉禮蒲州解人隋大業末爲王屋長安貌魁異高祖  
以外孫寶妻之三遷左衛中郎將壽陵縣男貶瑯州刺史進  
散騎常侍代還太宗幸南山召見哀之拜光祿少卿亨謝賓  
客身安靜素力吏事終檢校岐州刺史贈禮部尚書幽州都  
督謚曰恭

柳範蒲州解人貞觀中爲御史時吳王恪好田獵範彈治之  
太宗曰權萬紀不能輔導恪罪當死範進曰房元齡事陛下  
猶不能諫止畋獵豈宜獨罪萬紀上拂衣起召謂曰何廷折  
我範謝曰主聖則臣直陛下仁聖臣敢不盡愚乃解高宗時  
歷尚書右丞揚州大都督府長史

柳奭字子邵蒲州解人父隋時使高麗卒往迎喪號踊盡哀  
爲夷人所慕貞觀中累遷中書舍人外孫王后立遷中書侍  
郎進中書令罷爲吏部尙書后廢貶愛州刺史許敬宗等搆  
譖遣使殺之沒其家期以上親竝流嶺表奭房隸桂州爲奴  
婢神龍初復官爵緣坐者悉免開元初澤兄渙爲中書舍人  
上言臣從伯祖奭去顯慶三年與褚遂良等五門同被譴戮  
雖被原雪而子孫殆盡唯曾孫無忝客籍冀州陛下先天後  
詔書嘗任宰相家竝錄其後況臣之伯祖無辜被誅今葉芝  
未還後嗣僑處願許伯祖歸葬孤孫北遷乃詔無忝護奭柩  
歸官給喪事無忝後厯潭州都督

竇靜平陸人少敦厚有大志練習時務武德初爲并州大總  
管長史時突厥數爲邊患糧道不屬表請屯田以省餽餉收



山陰通志卷一百二十一 列傳金二  
三  
粟十萬斛又請斷石嶺以爲障塞便於固守

趙仁本陝州河北人貞觀中累拜殿中侍御史自義甯以來  
詔勅皆手自纂錄臨事暗記甚爲當時所伏會有勅差御史  
一人遣使同列辭託仁本越次請行謂治書侍御史馬周曰  
食君之祿死君之事雖復跋涉艱難不敢辭也及迴稱旨擢  
吏部員外郎乾封中厯東臺侍郎同東西臺之品轉司列少  
常伯知政事如故時許敬宗爲右相仁本拒其請託爲所搆  
俄授尙書左丞罷知政事咸亨初卒

以上解州

敬君宏絳州絳人北齊尙書右僕射顯僞曾孫也累功厯驃  
騎將軍封黔昌侯以屯營兵守元武門承乾車騎將軍焉立  
巢王親將謝叔方率兵攻元武門殊死鬪君宏挺身出或曰  
事未可判當按兵待變成列而鬪可也不從與中郎將呂世

衡呼而進皆戰歿王首示叔方叔方下馬慟卽出奔明日自歸太宗曰義士也置之俄而立又至帝讓曰汝離我兄弟罪一也殺我將士罪二也何所逃死答曰出身事主當戰之日不知其他因伏地悲不自勝帝亦勞遣之

薛仁貴絳州龍門人少業田往見將軍張士貴應募至安市會卽將劉君印爲高麗所圍仁貴馳救之斬賊將係首馬鞍賊皆懾伏山是知名師攻安市城莫離支遣高延壽等率兵二十萬拒戰倚山結屯太宗命諸將分擊仁貴恃驍悍欲立奇功乃著白衣白標顯持戟腰鞬兩弓呼而馳所向披靡軍乘之賊遂奔潰上望見遣使馳問白衣者誰曰薛仁貴上召見嗟異賜金帛口馬甚眾授遊擊將軍雲泉府果毅令北門長帥還上曰朕舊將皆老欲擢驍勇付閭外事莫如卿朕不

喜得遼喜得虢將遷右領軍中郎將高宗幸萬年宮山水夜  
突元武門宿衛皆散仁貴曰當緩急安可懼死登門大呼上  
遽出乘高俄而水入寢上曰賴卿以免始知有忠臣也賜御  
馬蘇定方討賀魯仁貴上疏曰泥熟不事賀魯爲其所破虜  
係妻子王師有於賀魯部落轉得其家口者宜悉取以還厚  
加資遣使百姓知賀魯爲暴而陛下至德也上納之遂還其  
家屬泥熟請隨軍効死顯慶三年詔副程名振經略高麗破  
之於貴端城斬三千級明年與梁建方契苾何力遇高麗將  
溫沙多門戰橫山獨馳入射皆應弦仆又戰石城有善射者  
多殺官軍仁貴怒單騎突擊賊弓矢俱廢遂生擒之俄與辛  
文陵破契丹於黑山執其王阿卜固拜左武衛將軍封河東  
縣男詔副鄭仁泰爲鐵勒道行軍總管將行宴內殿上曰古

稱穿七札卿試以五甲射之仁貴一發洞貫更取堅甲賜之時九姓眾十餘萬令驍騎數十來挑戰仁貴發三矢輒殺三人虜氣懾皆降悉阮之轉討磧北餘眾擒僞葉護兄弟三人以歸軍中歌曰將軍三箭定天山壯士長歌入漢關九姓遂衰乾封初高麗泉男生內附遣龐同善高侃往慰納弟男建拒弗納乃詔仁貴率師援同善至新城夜爲虜襲仁貴擊之斬數百級同善進次金山虜不敢前高麗乘勝進仁貴擊虜斷爲二斬馘五千拔南蘇木底蒼巖三城遂會男生軍手詔勞勉仁貴負銳提卒二千進扶餘城諸將以兵寡勸止仁貴曰在善用不在眾也身遇賊破殺萬餘人拔其城因旁海略地與李勣軍合扶餘降它四十城相率送款威震遼海詔率兵二萬與劉仁軌鎮平壤拜本衛大將軍軌平臨郡公檢擢

安東都護移治新城撫孤存老檢制盜賊隨材任職褒崇節  
義高麗士眾皆欣然忘亡咸亨元年命爲邏娑道行軍大總  
管率將軍阿史那道真郭待封擊吐蕃以援吐谷渾待封恥  
居其下頗違節制吐蕃益兵四十萬來戰遂敗坐除名尋起  
雞林道總管復坐事貶象州赦還上思其功乃召見曰今遼  
西不甯瓜州路絕卿安得高枕不爲朕指麾邪於是拜瓜州  
長史右領軍衛將軍檢校代州都督擊突厥元珍於雲州突  
厥問曰唐將爲誰曰薛仁貴突厥曰吾聞薛將軍流象州死  
矣安得復生仁貴脫兜鍪見之突厥相視失色下馬羅拜稍  
稍遁去仁貴因進擊大破之斬首萬級獲生口三萬牛馬稱  
是永淳二年卒年七十贈左驍衛大將軍幽州都督官給輿  
護喪還

裴揆之絳州聞喜人永徽中爲同州司戶參軍年甚少刺史李崇義內輕之鐫論曰同吏事繁子盍求便官毋留此揆之唯唯吏白積案數百崇義讓使趣斷揆之曰何至逼人乃命吏連紙進筆爲省決一日畢旣與奪當理而筆詞勁妙崇義驚曰子何自晦成吾過邪由是名動一州號霹靂手後爲永年令有惠政吏刻石頌美以倉部郎中病廢卒

裴行儉字守約絳州聞喜人仁基子幼蔭補宏文生貞觀中舉明經調左屯衛倉曹參軍大將軍蘇定方謂曰吾用兵世無可教者今子也豈乃盡昇以術遷長安令武昭儀將立與長孫无忌善遂長祕議語泄左除西州都督府長史麟德二年累擢安西都護西域諸國多歸附召爲司文少卿遷吏部侍郎與李敬元馬載同典選有能名時號裴馬行儉始設長

名榜銓注等法又定州縣升降資擬高下爲故事上元三年  
出爲洮州道左二軍總管改秦州右軍儀鳳二年十姓阿史  
那都支及李遮旬誘蕃落以動安西詔討之行儉曰吐蕃方  
熾敬元失律審禮喪元安可更生事今波斯王死其子泥涅  
師質京師如遣使立之卽路出二蕃權以制事可也詔冊送  
波斯王且爲安撫大食使徑莫賀延磧風磔晝冥導者迷將  
士饑乏行儉止營致祭令曰水泉非遠眾少安俄而雲徹風  
恬行數百步水草豐美後來者莫識其處眾皆驚以方漢武  
師將軍至西州諸蕃郊迎行儉召豪傑千餘人自隨揚言大  
熱未可進宜駐軍須秋却支覘知之不設備行儉徐召四鎮  
酋長僞約畋曰吾念此樂未始忘孰能從吾獵於是子弟願  
從者萬人乃陰勒部伍數日倍道進去都支帳十餘里先遣

問安否外若閒暇非討襲者又使人趣召都支都支本與遮  
旬計及秋拒使者已而聞軍至倉卒不知所出率子弟五百  
餘人詣營謁遂擒之是日傳契箭召諸部酋長悉來請命並  
執送碎葉城簡精騎約齎襲遮旬道獲遮旬使釋令前往諭  
其主并言擒都支狀遮旬乃降將吏爲刻石碎葉城以紀功  
俘至上親勞宴日行儉提孤軍深入萬里兵不血刃而叛黨  
擒夷可謂文武兼備矣其兼授二職卽拜禮部尙書兼檢校  
右衛大將軍調露元年突厥阿史德溫傅叛單于管二十四  
州應之眾數十萬都護蕭嗣業敗死詔行儉爲定襄道行軍  
大總管討之率太僕少卿李思文營州都督周道務部兵十  
八萬合西軍程務挺東軍李文暕等總三十餘萬旗幟亘千  
里咸節制之先是嗣業饋糧數被寇鈔軍餒死行儉因詐爲



糧車三百乘伏壯士伍輩齎陌刀勁弩以羸兵挽進又伏精兵踵其後寇果掠車羸兵走賊驅就水草解鞍牧馬取糧車中而壯士突出伏兵至殺獲幾盡自是糧車無敢近者大軍次單于北暮立營塹壕既周更命徙營高岡更白士安堵不可接不聽促徙之比夜風雨暴至前占營所水深丈餘眾莫不駭歎問何以知之行儉曰自今第如我節制毋問我所以知也賊拒黑山數戰皆敗行儉縱兵前後殺虜不勝計偽可汗泥熱剋爲其下所殺持首來降又擒大首領奉職而還餘黨走狼山阿史那伏念僞稱可汗復與溫傅合明年行儉還總諸軍頓代州之陘口縱反間說伏念令與溫傅貳伏念密送款且請縛溫傅自効行儉祕不布密以聞後數日煙塵漲天而南斥候惶駭行儉曰此伏念執溫傅來降也且受降如

受命乃敢嚴備遣單使往勞旣而果降突厥餘黨悉平上悅  
遣戶部尚書崔知悌勞軍初行儉許伏念以不死侍中裴炎  
害其功卒議斬伏念及溫傳於都市行儉功不錄封聞喜縣  
公行儉歎曰渾潛之事古今恥之但恐殺降則後無復來矣  
遂稱疾不出永清元年復爲金山道大總管未行卒年六十  
四贈幽州都督謚曰獻詔遣官護視家事子能立乃停中宗  
初再贈揚州大都督行儉工草隸爲營陣部伍料勝負別器  
能等四十六訣通陰陽厯術每戰豫道勝曰善知人在吏部  
見蘇味道王劇曰二君後皆掌銓衡李敬元盛稱王勃楊炯  
虛照鄴駱賓王之才行儉曰士之致遠先器識後文藝如勃  
等雖有才而浮躁銜露臺享爵祿者哉炯頗沈默可至令長  
餘皆不得其死所引偏裨若程務挺張虔勗崔智晉王方翼

党金毗劉敬同郭待封李多祚黑齒常之類爲世名將廉奏  
至刺史將軍者數十人嘗賜馬及珍鞍令史私馳馬馬蹶鞍  
壞懼而逃召還之不加罪初平都支遮匄獲壞寶不貲有碼  
碯盤廣二尺文彩粲然軍吏趨跌盤碎惶怖叩頭流血行儉  
笑曰爾非故也何至是色不少吝上賜都支資產皿金三十  
餘物藥駝馬牛稱是分給親故泊麾下數日輒盡

裴炎字子隆絳州聞喜人寬厚寡言笑有奇節補宏文生休  
澣讀書不廢嘗以業未就辭薦服勤十年尤通左氏春秋舉  
明經及第補濮州司倉參軍歷御史起居舍人寢遷黃門侍  
郎調露元年同中書門下三品進拜侍中上幸東都留皇太  
子京師以炎調護太子監國詔炎與劉齊賢郭正一於東宮  
平章政事及中宗立改中書令以令執政事筆徙政事堂於

中書省中宗欲以后父韋元貞爲侍中及授乳媼子五品官  
炎固執不從由是豫王嗣立以定策功封永清縣男武承嗣  
請立七廟追王其先炎諫曰爲天下母宜存至公不容追王  
祖考示自私且獨不見呂氏事乎承嗣又欲害韓王元嘉魯  
王靈夔炎固爭未幾賜爵河東縣侯炎謀乘武后出遊龍門  
還政於上會久雨不出徐敬業兵興議討之炎曰今若復子  
明辟賊不討而解御史崔賢構之捕送獄鳳閣侍郎胡元範  
曰炎社稷臣有功於國悉心事上天下所知臣明其無異圖  
納言劉齊賢左衛率將儼繼辨之竟被害於都亭驛炎被劾  
卒不折節籍其家無僭石之贏睿宗初贈太尉益州大都督  
謚曰忠

裴仙先聞喜人炎從子蔭太僕丞後坐流嶺南上因變求面

陳得失后召見盛氣待之曰炎法當誅尙何道對曰陛下唐家婦今雖臨朝當責任大臣須東宮年就德成復子明辟奈何遽王諸武炎爲唐忠臣而戮逮子孫海內憤怨臣愚謂宜還東宮罷諸武權不然豪傑乘時而動不可不懼命杖之長流瀼州又流北庭五年貲至數十萬自北庭屬京師多其客誦事十常知七八時詔慰安流人實命殺之仙先前知逃奔遂械繫獄都護以狀聞會更遣使安撫十道由是仙先得不死中宗復位求炎後授太子詹事亟遷秦桂廣三州都督坐累免後擢范陽節度使太原京兆尹奏罷畿縣員外及試官進工部尙書年八十六以東京留守累封翼城縣公卒官裴希惇字虔實聞喜人解褐普安郡丞轉蓬州別駕除南宮縣令民俗昌阜政化大行厯樂壽鄆縣並以廉能稱拜齊州

長史永徽初卒孫遷尚公主追贈商州刺史

裴守真絳州稷山人後魏冀州刺史叔業六世孫育子少孤母喪哀毀舉進士六科連中累調乾封尉永淳初旱悉廩祿奉姊及諸甥與妻息惡食不贍也授太常博士善容典時謂才稱其官高宗將封嵩山詔諸儒議射牲事守真奏前祀一日射牲則早於事及日則晚不逮事古今異宜恐不可行時破軍慶善二樂舞入上常立以視須樂闋乃坐守真言二舞誠祖宗盛德然古無天子立觀者化育詒庇孰非厥功不應鼓舞別中嚴奉詔可議乾陵禮討按故事稱情爲文咸適所宜時人服其得體天授中爲司府丞覈獄多裁恕全免數十姓拂武后旨出爲汴州司馬累遷成州刺史政不務威嚴吏民兩懷之徙甯州送者千數出境尙不止長安中卒贈戶部

尙書

薛訥字愜言仁貴子起家城門郎遷藍田令富人倪氏訟息錢來俊臣受賕發義倉粟數千斛償之訥曰義倉本備水旱安可私一家報上不與後武后以訥世將詔攝左威衛將軍安東道經略使對同明殿具言突厥藉言廬陵王若東宮無動賊不討而解后納其言俄遷幽州都督安東都護改并州長史檢校左衛大將軍訥久處邊有戰功開元初講武新豐爲左軍節度時唯左軍與解琬軍不動上令輕騎召之至軍門不得入禮成尤見慰勞明年契丹奚突厥連和訥建議請割韶州二萬出檀州時方暑訥曰夏草薦茂羔犢方息不費饋饌因盜資振國威靈不可失也詔聽訥言而授紫微黃門三品以重之師至滌河盡亡其軍坐奪官爵俄而吐蕃至

達延乞力徐等眾十萬寇臨洮詔訥白衣攝羽林將軍爲隴  
右防禦使與王峻擊之追及賊戰武階驛倚角破其眾尼北  
至洮水又戰長城堡殺虜數萬擒其酋六指鄉彌洪悉收所  
掠及仗械不貲時上欲自將北伐及訥大克乃止命紫微舍  
人倪若水卽軍陟功狀拜左羽林大將軍復封平陽郡公以  
次子暢爲朝散大夫又授涼州鎮軍大總管赤水建康河源  
邊州皆隸節度俄爲朔方行軍大總管久之致仕卒年七十  
二贈太常卿謚曰昭定訥性沈勇寡言其用兵臨大敵益壯  
弟楚玉開元中范陽節度使長子徵亦拜羽林將軍

薛季昶絳州龍門人武后時上書自布衣擢監察御史左遷  
平遙尉復拜御史屢按獄如旨擢給事中夏官郎中侯味虛  
討契丹不利妄言賊有蛇虎導軍拜季昶河北道按察使馳



至軍斬味虛威震北方藥城尉吳澤射殺驛使羌民女髮爲  
邕州不能劾季昶杖殺之然後布恩信甄表善良自給事中  
數月爲御史中丞入爲雍州長史遷文昌左丞爲洛州長史  
預誅張易之等勸桓彥範曰二凶雖誅產祿猶在請除諸武  
彥範不能斷季昶歎曰吾無死所矣以功進戶部侍郎五王  
失柄出爲荊州長史貶儋州司馬具棺沐浴仰藥死葬昭州  
睿宗初贈左御史大夫賜一子官季昶剛烈敦愛故舊尤敬  
禮有名士

王劇通孫勃兄也長壽中爲鳳閣舍人壽春等五王出閣有  
司具儀忘載冊文羣臣已在乃悟其闕宰相失色劇召五吏  
執筆分占其辭粲然皆畢人人嗟服尋加宏文館學士兼知  
天官侍郎始裴行儉典選見劇與蘇味道曰二子者皆銓衡

才至是語驗劇用劉思禮爲箕州刺史思禮潛謀劇與兄涇  
州刺史醇及助皆遇害神龜初詔復官以上  
右唐武德至景雲四十二人